

序 曲水之必要，回眸之必要

黃念欣

六月酷暑，至半山稍覺清涼。走上楊老師干德道家前的一小段斜路，一同下車還有小思老師與學生薇婷。這天是《曲水回眸》的出版會議，討論「文化人眼中的香港：小思」訪談計劃結集的大日子。回想過去兩年，從中文大學出發，至天后半山接過盧老師，再驅車前往半山這一段，想不下二十次了。現在要把超過六十小時的錄音與四十萬字的文稿編書兩冊，所為何事？

要說這是一項「盧瑋鑾教授口述歷史」計劃？這次訪談並無特定的歷史事件、時空範圍或人物議題需要稽考紀錄。要說不過是閒話日常，與盧老師做一系列的訪問？則不要說現存的小思訪問已數量可觀，就如計劃發起人之一鍾基老師也曾多番表示——「我發覺小思的散文對許多話題已經寫得清楚且精妙無比，要是我們的訪談還不如作品豐富，怎麼辦？」誠哉斯言！但無論如何，讓盧老師史無前例地「被親炙」了這麼兩年，我想還是有必要在此細想從頭。

口述歷史學家湯姆臣 (Alistair Thomson) 曾提出四個口述歷史範式轉移的趨勢：一、相對文獻檔案，敢於以「回憶」作為「人的歷史」的材料；二、審視回憶的主體性與局限；三、探索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關係與變遷；四、開發數位革命下口述歷史形

尋找人的歷史，或人的文學史

式的各種可能。我雖說不是要做口述歷史，這四項聽來又有點理論化，但作為綱領，用來思索「我們為什麼要做小思訪談」卻正好。

不怕再長氣引述一次，「小思是最有資格撰寫香港文學史的人」，是學界常識；「小思表示不會撰寫香港文學史」，是第二個常識。但她會「談」出一部香港文學史嗎？或者，她的記憶會構成一部香港文學史嗎？小思沒有說不會。看似漫漶的回憶與實斧實鑿的香港文學定義、分期、起源論、正典化固然不一樣，但要理解小思眼中的香港文學（史），離不開了解小思眼中的香港。

訪談總有點吉光片羽的意味，而我總不會忘記——第一次訪談，回應楊老師的第一道提問「香港給予您甚麼感覺？」時，小思老師稍稍逆光的身影向我們緩緩道出：「香港給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賦予我生命』。我一生下來接觸到的空氣，接觸到的地方，看到四周的顏色，都是屬於香港。所以在我的生命裏，一早就注定了我屬於香港。」這種「與生俱來」的歸屬，如此自然而動人。還有無數由「我記得……」所開啟的香港庶民生活一瞥，例如我特別喜歡的一節——唸小學的小思放學回家，吃過午飯，一邊做功課，一邊聽着〈背解紅羅〉——四十年代的香港，一位未來的老師、學

者、散文家，就是如此把一套中國民間的宮闈歷史、鬼神天命與人情都聽回來。說不定她還用着打理得好好的墨盒，以工整的小楷在敦梅小學的習字簿上譯寫文言的〈晏子使楚〉呢。

這些回憶，都是不用解釋的好。細意體會，更能感受超脫時下本土／祖國／愛港／愛國迷思的人情。訪談錄第一冊集中環繞成長過程中的香港文化、歷史與教育；第二冊較多論及小思的寫作、治學、文化觀察以至對香港的凝眸細看。那說好的文學史呢？我倒希望讀過這兩冊訪談的人，會覺得自己心中的香港文學史，與我們一直呼喚着小思撰寫的香港文學史，原是同樣重要，同樣精彩。

開放回憶的主體性，與歷史的多面性

一幕幕的回憶，難免充滿着意象情景、個人篩選與主觀修正，但在口述歷史的第二波範式轉移中，卻視之為口述歷史的強項，不僅能道出歷史經驗的意義，還可以把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追尋回憶與個人身份的關係，讓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互相補充。細訴日戰陰霾的一章，即見如此主體性。

小思對戰時香港的理解，不單在於她遍閱三、四十年代報刊與多年來選粹各種文縱及輯錄淪陷期之各家作品，也在於較少為人留意的親身體會。童年視角下的耳聞目

見既有慘痛處亦有冷靜堅忍的日常。其中樊善標提問所引出的民族主義與香港身份意識，更有效地把過去與今天聯繫。至於對盟軍轟炸灣仔的回憶，又是另一深具歷史意味的一段——投放炸彈的是盟軍戰機，目標是佔港日軍，死傷的卻是居港百姓——不禁讓人體會，所謂「同仇敵愾」，對於當時生於香港的中國人而言，是多麼複雜艱難的一回事。

從小思的報刊研究可見，淪陷期間日本時刻強調把香港從英國人手中解放的「功績」，然而市民皆深明盟軍打擊日本的需要。在訪談中，小思又憶述抗戰勝利後，父親如何把載有勝利消息的報紙貼滿家中牆壁，父女二人如何一同到修頓球場觀看軍服光鮮的巡行，那時才知道有「新一軍」，有「蔣委員長」。回首香港一頁頁「被解放」的歷史，與港人身份認同的路程，不同人之間或有差異，但崎嶇始終如一。本章訪談與小思近作《一瓦之緣》對讀，更見回憶的眾多向度，從直面的苦難到東渡訪學的體悟，最是意味深長。

探索訪者與被訪者的對等，或不對等關係

這次我有幸加入的《曲水回眸》訪談計劃團隊，雖不敢說是羣賢畢至，也肯定是少長咸集。我甚至認為，小思老師當日一口答應參與不下二三十次的訪談，原因之一

就是這跨世代訪問者之構成。口述歷史研究所關注的訪者與被訪者關係，重點多在如何保障受訪者的知情權，並確保歷史素材之解讀不被扭曲。此外亦會盡量避免因訪者與被訪者知識相差太遠而出現一方主導的情況。小思接受訪問與親主口述歷史計劃的經驗均十分豐富，自然不用擔心出現知識落差或一方主導，但她仍然多次表示，這次同時面對不同背景的訪問者，對她有不同的刺激。回顧所謂「刺激」，還真有許多種，我亦不妨在此敬陳一二。

計劃發起人之一，偶爾會稱小思為「師姐」的楊鍾基老師，授課素以啟導式考問見稱，沒想到在是次訪談中仍是出題點子不絕。現時訪談錄中發問以楊老師為主，除了因為他與盧老師認識最早，共同經歷較多以外，亦因為他對整體訪談的宏觀方向最感興趣，對幾個堪稱得意之作的提問簡直鏗而不捨，例如從第一次訪談起幾乎每次都要追問的「小思眼（耳、鼻、舌、身、意）中的香港（之色、聲、香、味、觸、法）」，最後的答案當然就是本書充滿童年聲色味的第一章。不過習慣系統地整理翔實資料的小思偶爾亦會對此聯想式發問提出異議，希望談論更多具體的事件，解說當中情理，因此兩位老師對話題的掌控及機鋒，時時也變成我們的看點之一。楊老師帶點天馬行空的問題，或直來直往的追問，都是他獨有的，亦往往成就此書中許多充滿情味的答案。此外，是次訪談的兩位特別嘉賓，陳永明教授與鄧仕樑教授，均由楊老師邀請，

讓我們聽到陳教授與小思對談昔日灣仔面貌，與在新亞一同承教於唐君毅老師的珍貴點滴。至於鄧教授與小思析論中文系在今天社會的角色，以及宏觀的語文教育問題，將收錄於第二冊，同樣具參考價值，引人深思。

本計劃的另一發起人黃潘明珠女士，多年來與小思並肩促成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管理小思捐贈藏品、協調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圖書館的合作，魄力與幹勁無人不知。黃太在是次訪談中所佔篇幅不多，她談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成立背景或中大圖書館工作等細節並未收入本書，但我們似乎更可惜未能把黃太每個率直的提問一一呈現，當中包括最令我們絕倒的小思愛情觀！真是驚心動魄地令人期待。但礙於篇幅，黃太與小思精彩的兵來將擋實在無法收入本書，惟有借本序側記二人這一段由香港文學收藏而起的深厚情誼。

曾修讀盧老師講授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人不會很多，樊善標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繼盧老師之後接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推動香港文學散步計劃、專研香港早期報刊、中國現代散文，與盧老師的學問淵源甚深。樊教授毅然肩負起是次訪談計劃繁重的行政任務，並在每次參與的訪談中提供不少切中肯綮的問題，以及深入淺出的行內人語。這些內容涵蓋小思的散文藝術、治學方法、文學史建構理念與文學教育理念，將會較集中地呈現於訪談錄第二冊。

正在中大中文系唸碩士的研究助理李薇婷女士，應該是除小思以外出席訪談最勤的人。薇婷不單負責訪談的錄影錄音、事前的資料搜集、事後的錄音稿撰寫，在訪談中亦可見她參與的身影，這兩年下來所得的鍛煉和收穫，可想而知。她的直陳己見，或對某些背景的茫然，往往引發小思解說的動機，釐清一些本來我以為自己已經了然的事情。薇婷與盧老師的互動，以及在這段期間的成熟與進步，均說明小思的薪傳以及感染他人的力量，絕對是跨越世代的。

成書後的訪談錄未必完整地呈現以上參差的思想撞擊，取而代之是更為鮮明的主題與完整的內容。但成書前的機鋒幽默、叮嚀歎息，以至偶然出現的商榷與反駁，我希望仍能見於字裏行間，讓大家看到一個由不同世代眼中映照出來的小思，以及她從不同提問衝擊中思考而來的香港面貌。

思考人情電子化，或電子人情化

執筆之時，捉精靈遊戲正在席捲全球，人與空間的感情，虛與實的互相滲透，不知又有怎樣新一波的考驗。本書排版力求圖文並茂，又積極利用二維碼 (QR Code) 存取影音材料，讓讀者盡量感受親歷小思訪談的經驗，這都有賴周燕明師姐帶領的啟思編輯團隊，劉偉成與洪營娟之專業與用心。口述歷史的數碼化向來以資料存取之穩定

性與容量為主要考慮，近年的發展卻令研究者開始關注數碼技術如何在紀錄、保存、分類、詮釋、發放與呈現的方式上帶來變革。

在訪談中應用數碼科技新元素或許不是本書的重點，但在訪談以及好幾次造訪小思家中所見的珍稀書刊、卡片檔案、兒時舊物，均讓我們再三思考從一個文化人眼中觀看香港的各種豐厚的可能性。香港社會年來的變遷，過眼繁華，惟故物人情，觸手可感。楊老師經常半開玩笑地着我們認真記錄小思各種「喟然長歎」及「咬牙切齒」的表情，謂最能說明情理關鍵之所在，本書的文字描摹與透過圖像影音所呈現的，是記錄的第一步。如何把訪談中跨科際的網狀知識蒐羅、貫串、引伸，並配合小思多年來珍藏的文庫、檔案、工作卡片與散文比對閱讀，構想一個「文化人眼中的香港」的解讀系統，相信是訪談計劃團隊繼續努力的第二個方向，期待在回顧中發現有情的檔案，有情的歷史。

如果您只是一個喜歡閱讀小思散文的人，卻把序言讀到這裏，我首先要感謝您的耐心，並且要欣喜地告訴您，傾聽盧老師回眸過去的旅程即將開始。《曲水回眸》這樣的書名，自有深意。而我藉此曲曲折折地寫下這計劃兩年來的緣起、理念、嘗試與期盼，亦不過要說明，曲水之上，回眸的或許不只小思老師一人。是次參與的師友全人，想必亦同樣回看了不少與老師相遇的美好時光。西哲有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

條河，頗有變幻無常、流逝不再之歎。我們的老師孔子卻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又或如小思在〈不再〉所言：「世間沒有倒流這回事，不緊握此時刻，等一切去後，追尋也是徒然，天地間，一切不再。」是的，川流不息，人亦無妨不捨晝夜，努力記取。再次感謝在計劃中相遇的每一個人，亦期待與本書相遇的每一位讀者。